家常拾记

过阴天儿

■秦慧歌

读张爱玲的《雷峰塔》，提到琵琶同后母一起“过阴天儿”，在阴雨的天气闭门不出，心安理得地消磨时间。每读到这一节，我心里便觉得十分熨帖，仿佛闻到了书中提到的南瓜饼的香气。

小时候，一到恶劣的天气，我反而变得异常兴奋。大约是因为这样的天气，大人也不必出门，能一心一意在家里陪着孩子做些“无聊”的小事。

同书中讲的一样，我母亲也会在阴雨天捣鼓些吃食。

若是吃柿子的时节，母亲便会在一个雨天的下午，放下手中正在钩织的毛衣，站起身来，仰头望着天，十分爽朗地说：“炸柿饼吃！”那口气轻松愉快，像刚做完一件什么难事，心头没有一点忧愁。

柿子是从爷爷家摘的，他院子里种着两三棵柿子树。柿子成熟的时候你追我赶的，这一个软的还没吃，另一个已经着急得要化掉了。母亲看着那一筐柿子十分发愁，终于在一个雨天决定把它们做成柿饼。

柿饼的做法十分简单：把柿子剥了皮捣成泥，加上面粉和水揉成饼，爱吃甜的可以再放些白糖。等油锅热了便可以下锅炸，用筷子不停地翻面，炸至表面金黄便可以捞出来。

我同姐弟在油锅旁焦急地、沉默地等着——炸东西的时候不能说话，这是母亲从小教我们的规矩。及至长大后问她为什么，她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就是这样的嘛。”她心虚地说。

小时候我们可顾不上问为什么，眼里心里都是锅里翻腾着的柿饼。终于，母亲捞上来一个。“烫手！”她叮嘱着。没人听到这叮咛，片刻间柿饼已分成了三份。

刚炸好的柿饼外脆里软，咬上一口，柿子的香甜混着油香在嘴里久久不散。不一会儿，母亲就炸好了一大盘。我们姐弟吃了一个又一个。外面的风雨愈来愈大，我们这小小的厨房里却越来越温暖，弥漫着别样的香甜。

除了柿饼，红薯丸子也是阴雨天可以吃到的美食之一。做法大同小异，味道也是一样的香甜可口。这样的吃食其实并不麻烦，只是母亲很少有这样悠闲的时刻。她似乎总有忙不完的活计，只有雨天是她名正言顺休闲的时候。

每当落雨，她总是搬一个板凳坐在门口，手里拿着要钩织的毛衣或围巾。电视开着，她眼睛却不看，只听着电视上的人咿咿呀呀唱着戏。唱戏的人把声音拖得很长，一句戏词永远唱不完似的。母亲的手不停，嘴里轻声应和着。

若是赶上深秋的雨天，母亲便会做上一锅手擀面，让我们热气腾腾地吃下去，浑身都暖和了。

而我小时候最不爱吃面条。因着我母亲的厨艺并不十分高超，她做面条没有什么花样，连里头的菜都是那老几样——春天是菠菜鸡蛋，夏天是番茄豆角，秋天是番茄鸡蛋……这有什么可吃的呢？我总想问。

但我终是没有问，只有气嘟嘟地薅上一根大葱，就着面条吃下去——那时的我是个小胖子，再不爱吃的东西也能硬塞进去。许是正因如此，多年之后，那些曾经不爱吃的东西，竟也成了心头的牵挂。比如今天这样一个阴雨天，我就十分想念那一碗汤面条。

母亲在外地与弟弟同住，我再想吃碗手擀面就变得不太容易，只能学着母亲的样子，自己做上一碗。

先炒鸡蛋，再放番茄，炒出汁水后倒上热水，煮沸了便可以下面条。下的是超市买的面条——凑合吧。出锅的时候点上几滴小磨香油，顿时香气四溢。

现在，我也像母亲一样爱上了听戏。一大碗汤面条，配着音响里放着的申凤梅的《斩关羽》，呼噜呼噜吃完。

雨声似乎更大了。

下次见到母亲，定要让她再炸点柿饼——我心里这样想着。

时光烙印

薯香流年

■杨卫中

在我们老家，无论哪块土地种出来的红薯都是又甜又香。我对红薯始终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这种情感温厚而绵长。

春天是栽种红薯的季节。儿时的记忆里，父母每年都带着我下地种红薯。父亲把土地翻耕起垄后，撒上草木灰，母亲把育好的秧苗一棵棵栽下去，笑着说：“一棵红薯一把灰，红薯结成一大堆。”尚不懂事的我，却把这句顺口溜记得扎扎实实。用不了多长时间，原先星星点点的绿意便会悄然向四周蔓延，无论土地肥沃或是贫瘠，都会给它织就一袭翠绿色的外衣。这是红薯深植于血脉的品性——低调、内敛、坚韧不拔。

盛夏是红薯生长的旺季。它们在炙热阳光的烘烤中静静生长，默默地迎接狂风骤雨，执着地把繁密的藤蔓铺满地垄，把裸露的土地遮盖得严严实实。叶片颜色由黄绿转向深绿，直到墨绿，泼天染地。小时候放暑假，我跟母亲一起下地，回家时，常看到母亲顺手掐上一把红薯叶，到家后做汤面条时放在滚沸的锅里，手擀面便会散发出一种大自然的清香，让人食欲大增。有时候把红薯叶洗净切碎，拌上面粉，放在锅里蒸熟，然后浇上蒜汁，吃起来筋道舒畅，带有丝丝甜味。

红薯和庄稼人一样皮实。那些藤蔓在夏日阳光的暴晒下会变得蔫软低垂，但只需经过一夜潮气滋养，便会朝气蓬勃、生机盎然。

春华秋实，岁物丰成，万千草木竞相结出缤纷的果实。而此时的红薯仍在地下安卧，不声不响、不急不躁地默默生长，不与万物争一时之光辉。过了霜降，才到红薯收获的时节。一块块饱满硕大的红薯像憨态可掬的胖娃娃，形态各异，铺满坡地，沐着秋风和阳光。

刚出地垄的红薯脆甜可口，晾晒几日之后，它便成了百搭的吃食，不管是蒸、煮、烤、炸，都绵软粉糯，香气扑鼻。在那个年代，其他粮食不多，红薯是我们的依靠。母亲会变着花样为全家人改善伙食，生活虽然艰辛，却也有滋有味。

红薯除了可以窖藏，还有一种更好的保存方法，就是晾晒成红薯干。年幼的我放学后，经常挎着竹篮跟父母在地里晒红薯干、收红薯干，碰到阴雨天气，要忙活到深夜。红薯干可以煮粥，面香耐嚼，回味无穷，也可以磨成红薯面，烙锅饼、蒸窝窝头。农村有句顺口溜：“红薯面，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这绝非调侃。“一季红薯半年粮”，这是人们在物资匮乏时期对红薯救济苍生的感恩，相信这也是很多人终生难忘的记忆。

红薯陪伴我度过整个童年，我对红薯的这份情意，藏在满坡的绿意里，融进香甜的滋味中，刻在岁月的记忆间，至真至纯，难以忘怀。

心灵感悟

秋野

■聂山峻

露珠落下来
碰醒了半片叶光
蟋蟀一叫
暮色便漫过田埂
捂住安静的村庄

风吹树叶的声响
像是在翻看土地的流水账
屋檐下的红辣椒也微微摇晃
空气里弥漫着清甜果香

落叶脆响
老农慢慢走过
踩住一地金黄

田埂微风

风扯起衣角
掠过旷野
在耳边悄悄低语
为树木晕开层层斑斓

走在田埂上
沃土松软无言
收下了一季的饱满
埋下种子，等待春风再度呼唤

涡河秋绪

十月的风掠过枝头
叶片便丢掉了树枝的手
一季的念想落入泥土
炊烟牵着村路慢慢地走
一丝凉，沾上我的衣袖
尘世里的匆忙暂休

大地摊开一季的丰收
涡河清澈静卧长流
像村庄的眼眸

老屋前的玉米垛
盛满金色温柔
院墙上的南瓜圆润相依
一炉烟火
烫平心中褶皱

落叶

风擦过枝梢
叶子轻轻长叹
旋几道弯
落向地面

一片两片无数片
都放下曾经的灿烂
从完整到碎残
生命从容，走得坦然

我静静地观望
如同送别旧时伙伴
等春风重唤
再和它相见

■社址：河南省周口市周口大道中段6号 ■邮政编码：466099 ■准予广告发布变更登记的通知书：豫周1902号 ■本市每份零售价：1元 ■印刷单位：周口日报社印务中心 地址：周口日报社院内